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19
2 March 1979

CHINESE

第二一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哈里曼先生	(尼日利亚)
<u>理事国</u> ：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罗隆·安纳亚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阿德米纳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穆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第一次正式会议。借此机会，我十分高兴地代表安理会各成员国，向二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亚库卜·比沙拉大使致谢。我要向他致敬，因为他以杰出的外交才能卓越地主持了安理会二月份的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3121)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加纳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下，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莫迪西先生（博茨瓦纳）、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塞富先生（埃塞俄比亚）和赛基先生（加纳）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我收到加蓬、尼日利亚和赞比亚代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的来信如下：

“我们在本信上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代表卡利斯特斯·恩德洛武博士参加安全理事会对‘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的审议。”(S/13131)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卡利斯特斯·恩德洛武博士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名义，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S/13121 号文件），请求召开会议。 今天的会议是应该项请求而召开的。

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开始发言。

赛富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由你，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来主持这个非常重要的辩论，确实是最适当不过的。 我们深信，你在争取自由、独立和人格尊严的斗争方面的外交才能和经验，将会确保目前进行的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审议，获得圆满的成果。

同时，我要向你以及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表示感激，因为赤道几内亚大使以联合国非洲集团二月份主席的名义请求安理会审议最近南罗得西亚的严重的事态发展，而安理会很快就同意了这项要求。

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的局势。 该领土最近的事态发展只不过是叛徒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促使战争升级的结果。 由于南罗得西亚的局势已到达最后爆炸性的阶段，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安全与和平，因此，我今天谨代表非洲集团就这个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变本加厉地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疯狂的侵犯，杀害了无数的手无寸铁的津巴布韦难民和各前线国家的平民。 史密斯非法政府正妄想以这种挑衅行径使整个地区陷入战争，并企图把它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后台也拖进冲突，以便利用这种局势得以苟延残喘。

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行径不仅仅是对曾庄严保证向各前线国家提供援助

的非洲国家集团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项赤裸裸的挑战。非洲各国诚恳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能竭尽一切努力，对付因这种对非洲主权国家不断进行的侵略行径而造成的严重后果。

安全理事会以前也曾对史密斯政权对非洲前线国家进行的类似侵略行径加以谴责。尽管我们认为这种谴责是应该的，但它本身不能构成一种充分的行动步骤。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并不是公然违抗国际社会的唯一国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现正公开地、彻底地支持它。强大的西方经济和军事集团也公开和暗中支持它，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注意到罗得西亚局势、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西方关于南部非洲的战略之间的联系，不能把它们孤立看待。为此，非洲集团再度要求再行恢复安全理事会按照第253(1968)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以便执行大会关于加强和扩大对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制裁范围的各项决议。在这方面，我们也应当考虑大会要求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建议，以便在南罗得西亚的局势还未恶化致使整个非洲陷入武装冲突之前予以实行。

经过几乎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压迫的锻炼，津巴布韦的英雄儿女——在爱国阵线领导下的非洲自由战士——不过是在寻求和平过渡到多数人统治的各种努力遭受挫败后，才拿起武器，以保卫他们最神圣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提出的各项建议，包括英美提议，以及在日内瓦、马耳他、达累斯萨拉姆和其他地方举行的一系列谈判，只不过是暴露了史密斯政权和它的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台的阴谋。早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当爱国阵线对英美提议作出反应的时候，它就明确表明，津巴布韦的问题不是选举黑人总理的问题，而是砸碎殖民主义及其制度，达致真正独立和不仅使投票过程民主化而且使罗得西亚整个生活方式民主化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砸烂种族主义的罗得西亚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津巴布韦的问题。

不容置疑，叛徒史密斯及其黑人傀儡在索尔兹伯里炮制的所谓内部解决办法连英美计划所要求的标准都未能达到。内部解决的整个目的，是要保证白人殖民的

优越地位，使他们能保留对军队、警察和其他主要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国际社会对这个事实是一清二楚的。

正好在去年三月，安全理事会断然拒绝接受并谴责这个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当时，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423(1978)号决议，并且重申，那个所谓的解决办法既不会使人较易地接受这个叛徒政权，也不会使英国这个殖民地管理国减少责任。

安全理事会今天再度开会，以讨论实质上是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的一种延伸，即排定在下月进行的选举骗局。一年前，安全理事会明确地拒绝接受并谴责这个阴谋诡计。现在，安全理事会除了对这个计划进行的假选举加以谴责并宣布其结果无效以外，我们不可能期望它会采取其他行动。当安理会各成员国对南非加以谴责的时候，他们将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重申对南罗得西亚的立场，而且任何相反的行动都会表明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安理会各成员国也应当认识到，如果任何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试图派遣任何性质的观察员代表团前往观察这个计划进行的假选举，就会公开招致战争和流血的进一步升级，因为实质上这就是轻蔑地拒绝承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行为。这个事实是，如果没有爱国阵线的参与，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问题是不能获得解决的。

非洲当然完全知道，华盛顿和伦敦正在策划派遣观察员代表团前往罗得西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选举过程和结果合法化，从而制造借口，撤销经济制裁。但是，一个非法的行动是不能产生合法的结果的。因此，剩下的唯一明智之举，就是中止迄今不断试图使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合法化的种种阴谋和花招。这些做法已导致南罗得西亚的局势不断地急剧恶化，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津巴布韦解放的日子快要到来了。因此，史密斯政权就愈加拼命挣扎。在一九七九年里，罗得西亚境内的武装斗争一定会更加激烈，而史密斯政权也必定会对前线国家加紧进行攻击。在这关键的一年，自由的非洲肯定要同爱国阵线——津巴布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加强团结，并向它提供进一步的援助。

非洲恳切地期望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以协助彻底消灭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解放长期受尽折磨的津巴布韦人民，使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

主席：谢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卡利斯特斯·恩德洛武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他发言。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恩德洛武先生：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我们代表津巴布韦人民和爱国阵线感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庄严的机构讲话。让我祝贺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阁下曾亲力亲为，为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奔走，贵国政府又致力于实现一般的多数统治，特别是实现津巴布韦的多数统治，这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次安全理事会关于津巴布韦的辩论在你的指导下进行，我们感到高兴。

津巴布韦人民为了重新获得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最近朝着在本国达成多数统治的方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给史密斯政权以沉重的打击。津巴布韦全体人民和斗争中的群众都动员起来支持爱国力量。现在爱国力量已经把战争带到了索尔兹伯里的门口，这个城市是津巴布韦种族主义和“移殖主义”的心脏地点。我们的解放战争已经把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从全国大部分地方赶了出去，乡村地区迅速落在爱国阵线部队的手中。都市中心直到最近还是罗得西亚统治阶级的安乐窝，现在已经被我们的卫队大量渗透，最近安理会看到的对索尔兹伯里的攻击就是证明。

伊恩·史密斯政权由于失去了对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效控制，它便不顾一切地对国内手无寸铁的非洲平民和邻近国家，即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人民采取了严重的侵略行动。罗得西亚政权在对抗爱国力量的战争中从不掩饰它不尊重国际法的最基本规则，在对待非洲平民时，他们一点好生之德也没有。该政权不给被捕的自由战士以战俘地位。在战场上被俘的自由战士不是被立即处决就是秘密审判、秘密吊死。非洲平民稍有同自由战士接触，或是知情不报的嫌疑，不是遭到蛮横的轰炸或疯狂的屠杀，就是集体受到同样的私设法庭的审判。

说史密斯政权在处理自由战士可疑份子时根本不依公认的正当程序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该政权的《特赦条例》把保安人员置于法律之上，因为根据该臭名远播的法律规定，保安人员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犯下不管多么冷酷无情的罪行，都不会受到制裁。由外国雇佣兵、冒险者或亡命之徒组成的军队或警察部队一概免受制裁，这种作法说明了在伊恩·史密斯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伤越来越多的原因。

罗得西亚的战争策略一直是尽量造成非洲平民的伤亡。该政权当前的政策是每有一个白人移民被杀就杀死至少三十个非洲人。该政权的部队在奉行这种不分战斗员或非战斗员的灭族政策时，把国内的非洲平民和逃往邻国的难民当作他们的主要杀害对象。在多数情形下，他们还无缘无故地攻击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以及现在安哥拉的平民。该政权的部队在残酷地攻击平民时，曾经使用燃烧武器，特别是凝固汽油弹。这些武器曾经用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难民营。他们还曾经使用燃烧武器来烧毁有支持自由战士嫌疑的地方的村落和庄稼。该政权的部队还曾在水井、钻孔和其他水源下毒，因而不加区别地对人类和牲畜的生命造成严重危害。

重要的是，这个庄严的机构应当问一问，象伊恩·史密斯那支兵源来自人口越来越少的白人的弱小军队如何能有这么大的军事能力，竟能攻击安哥拉那么遥远的地方？该政权的部队事实上在地面战争中打了败仗，因此他们就越发利用空袭来对付有收容自由战士嫌疑的村庄和位于邻国的难民基地。该政权对邻国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进行的几次最疯狂的袭击中曾经使用法国制造的幻影喷气式飞机。最近发现南非政权把法国制的幻影喷气式飞机和驾驶员借给罗得西亚军队向邻国进行袭击。几天前对安哥拉的袭击是由以卡普里维地带为基地的南非空军干的。对安哥拉的卢佐进行的袭击是从众所周知的卡普里维地带的南非空军基地发动的。这一事实揭开了罗得西亚空军何以有能力在南部非洲想去多远轰炸都行的谜底。我们已知道罗得西亚军队当中有南非的部队，南非不顾一切地企图对已死的罗得西亚政权进行人工呼吸的行动是不值得惊奇的。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南非干涉津巴布韦的内政。

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把南非作为谈判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关键因素，从而给予南非政权一种虚假的地位，鼓励该政权试图公开地摆弄津巴布韦的事务。虽然南非在西方国家提出关于津巴布韦问题的倡议以前就已经直接援助史密斯政权了，不过我们认为一旦英国和美国宣布，要谈判解决罗得西亚问题必须取得南非政权的合作，并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同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连在一起，这就让南非政权对津巴布韦形势产生不必要的影响力。因为南非和罗得西亚政权都能够看得出英美对解决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并不一致，这两个政权就利用西方国家在罗得西亚问题上给予南非的力量。今天这两个政权利用英美的优柔寡断，已经策划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搞内部解决。

自从这两个少数政权对英美在解决南部非洲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开始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以来，他们已经交换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就因为这样，南非空袭安哥拉卡辛加，后来罗得西亚也照样于一九七八年十月袭击赞比亚。这个星期南非协助史密斯政权袭击安哥拉也是同样的情形。

那些起着维持两个少数政权的作用的西方国家必须对史密斯政权胆大妄为的侵略行动负责。虽然其中有几个西方国家曾公开表示支持联合国对索尔兹伯里政权的经济制裁，但是他们却不阻止其本国公民同该政权进行贸易。两个少数政权都有法国、英国、美国、西德和以色列制造的武器，这些国家的国民又以雇佣军身份参加罗得西亚军队，这表明了西方国家努力支撑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的程度。我们吁请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考虑采取措施，加强并扩大对南罗得西亚政权实行经济制裁。

那些认为以破坏对史密斯政权的制裁来帮助他们的朋友的人必须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使该政权在把权力真正转移给多数人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这样终究会损害到他们以为正在帮助的白人的少数利益。有效执行对该政权的经济制裁会迅速迫使该政权面对事实，使它认识到它再也不能苟延残喘下去了。该政权得到某些西方集团的支持，使得史密斯以为他可以拖延解决国家的前途问题，以为他还有可能搞金蝉退壳，不作出真正的权力转移。

他在三月三日发表的所谓内部解决正是史密斯先生利用他认为是西方国家默许他的行动的例证。他已经把内部解决办法中的一些基本规定重新议订，删改得面目全非。英国和美国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史密斯先生的所谓内部解决，这就鼓励他进行更为冒险的计划来维持并巩固津巴布韦的少数统治。史密斯先生想收买几个黑人傀儡参加他的政权来抵挡英美两国开明人士的批评。事实上，阿贝尔·穆佐雷瓦和恩达巴宁吉·西索尔根本没有分享史密斯的权力，但因为他们的出现而使得许多开明人士不敢批评史密斯政权，以免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开明人士的这种内疚症可以解释何以华盛顿和伦敦对三月三日协议的反应含糊不清。史密斯先生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一定会读到这样的新闻，即伦敦和华盛顿要派观察员去观察史密斯订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举行的假选举。美国参议院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早川和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宣布他们计划提出一项参院决议，要求派遣一个观察队去监测将于四月二十日举行的罗得西亚选举。虽然两位参议员声称“提议派遣观察员不应当被解释为明里或暗里支持内部解决”，但谁也知道早川参议员是邀请伊恩·史密斯及其黑史密斯来美国的二十七位美国参议员之一，并极力为他们的入境问题展开活动。当时他曾毫无保留地表示他认为所谓的内部解决如何如何的好。麦戈文参议员可能说过“应当澄清的是我和早川参议员对当前罗得西亚的形势所持观点仍旧非常不同”，但事实是，他们共同提出了一项参议院决议案，主张派遣观察员去观察选举，而这种选举是在一种已经被联合国宣布为“不合法、不能接受”的安排下举行的。他根本就承认了三月三日的协议。他怎样设法为他的行动找理由辩驳都无济于事。事实仍然是索尔兹伯里把他的行动解释为他相信按照三月三日协议的规定，在战争未停止的情况中举行公平和民主的选举是可能的。

问题不是能不能够举行公平和民主的选举，而是所谓的解决办法的规定是否公平和民主。人们不会期望根据一部不公平、不民主的宪法举行的选举会公平、民

主。 期望得到这种结果就象期望能够做油炸冰一样可笑。

安全理事会宣布史密斯及其黑史密斯之间达成的三月三日协议的规定是非法的和不能接受的。 绝大多数津巴布韦人民拒绝接受这个协议。 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所谓的协议签字以来反对该政权的战争加强了的原因。 安全理事会以前听过我们对于所谓的内部解决的看法，因为爱国阵线的共同领袖乔舒亚·恩科莫和罗伯特·穆加贝都出席过安理会的会议。 因此，我们不再重述该协议的各项规定。

提议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举行的选举预计要进行十天。 这样便可以让疲于奔命的罗得西亚政权安全部队能够从一个投票区跑到另一个投票区。 这种安排也可以使监票员和安全部队能够在他们从一个投票区到另一个投票区的时候可以想办法处理投票者不多的局面。 单是这一点就没有可能做到公平自由的选举。 此外，也没有选民登记名单。 这就是说男人用地方当局的登记证，妇女们用一种更加含糊的证件，这样便使 250,000 名以上的移民工人能够投票，就象安哥拉难民在南非最近在纳米比亚举行的假选举中投票的情形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不出这种选举如何能够做到公平、自由、和民主。

我们请求安全理事会谴责这些选举，象据以举行选举的宪法一样，它们都是骗人的东西。 那些为史密斯政权辩护的西方国家的保守主义者无法把他们支持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的真正意图藏在阿贝尔·穆佐雷瓦主教和恩达巴宁吉·西索尔神父的黑色道袍后面，这两个人为了自我满足而出卖灵魂，昧着良心牺牲津巴布韦人民。 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自从史密斯单方面在一九六五年夺取政权以后，他们一直支持史密斯。 他们现在支持他并不是因为该政权容纳了黑人，而是因为这样便可以让他们把种族主义的嘴脸藏在穆佐雷瓦和西索尔的道袍后面。

如果有人以前没听过，爱国阵线愿意重申我们为重获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目标。 我们的领袖穆加贝和恩科莫总统曾经一再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反对作为一个种族的白人，而是反对英国殖民者过去许多年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制度。 我们不是为了以黑脸孔来代替史密斯的白脸孔而战斗。 不是的，我们的是消除至今已奴役了百

分之九十九津巴布韦人民差不多一百年的种族主义制度。赞成真正多数统治的津巴布韦白人用不着害怕，因为一旦真正的权力转移实现以后，他们会变成多数人的一部分。如果在我们的统治下会有种族问题的话，那将不是我们制造的，而是由那些顽固地反对现在就把权力转移给多数人这个构想的人，是那些继续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和难民的人，和那些为了狭隘的理由和种族原因而支持少数统治的人引起的。

最后，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谴责罗得西亚袭击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警告南非不得干涉津巴布韦的内政，吁请所有国家不要和史密斯的选举扯上关系；并且调查史密斯政权得以继续同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漏洞。我们不能让史密斯政权及其在比勒陀利亚的同党以为他们可以侵犯邻国的领土完整而不受惩罚。这类事件不仅危害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也危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加紧进行武装斗争，直到取得理所当然的结果为止，即在津巴布韦达成真正的权力转让。

津巴布韦必须获得自由。 斗争将继续下去。 我们一定胜利！

主席：谢谢恩德洛武先生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莫迪西先生（博茨瓦纳）：我代表前线国家对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让我在这个辩论会上就困扰南部非洲的问题发言，表示感谢。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现在南部非洲的问题再一次需要安理会开会讨论了。我们都很熟悉你个人在公正解决南部非洲问题上所表现的才能和所作出的坚决努力。我国代表团确信，在对非洲事务一向采取积极负责态度的贵国政府支持下，你在这次辩论上一定会为了满足非洲人民的愿望而施加必要的压力。

自从安理会开会并决定南罗得西亚的局势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安理会后来又开了好几次会议，但只不过是重申原来的决定。安理会在每次会议上都指出这个不幸的英国殖民地的局势继续在恶化。

各前线国家都完全同意一种看法，认为只要南罗得西亚的少数白人政权继续存在，南部非洲人民，特别是该地区黑人惨不堪言的苦难就不会停止。南罗得西亚今天的局势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为了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津巴布韦的人民正在从事英勇的战斗。前线国家一向认为自己有责任援助他们，而且绝不准备放弃这个责任。这个斗争将会继续到最后胜利那一天。目前已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鉴于局势继续恶化，所付出的代价将会继续增高。

津巴布韦人民在他们斗争过程中从未放弃寻求温和、文明的解决办法。但是很不幸，在殖民地行政当局主持下召开的会议，最初是确定问题所在，然后是设计了一套办法来忽视这个问题，最后是实际上要永远欺骗津巴布韦的黑人。受苦受难的津巴布韦黑人的领袖们尽管已经看出这些会议的目的有显著的错误，以及这些目的对他们的坏影响，还是参加了所有这些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每当黑人领袖们认为会议中一些建议的措施可以接受时，那些建议的发起人又要改变自己的立场，想方设法使我们的领袖们感到沮丧。

津巴布韦人民是在长期领教了白人殖民集团及其有力的西方支持者，特别是英国政府和南非政府的欺骗后，才决定要与他们展开武装斗争。在当时对方对津巴布韦人民从事残酷的欺骗并不断推行残酷无情的政策的情况下，津巴布韦人民不可避免地决定进入武装斗争的阶段。

关于南罗得西亚的镇压措施、对黑人的虐待、对法律和人权的践踏以及对津巴布韦黑人性命的藐视等，都有详尽的记录。

现在索尔兹伯里非法白人少数人政权已经明白，它对津巴布韦黑人耍弄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施加的残酷、无情的措施，永远无法压制他们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意志和愿望，史密斯政权又设计了一个恶毒的诡计使津巴布韦人民内哄。在欺骗了一小撮糊涂的所谓内部领袖之后，史密斯先生的胆子就更大了，他现在要在该领土内设立一个傀儡政权，以便不仅欺骗津巴布韦的黑人，而且欺骗整个国际社会。将在可见的将来为白人罗得西亚殖民者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个所谓有限多数人统治现已受到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选举区的赞同；史密斯先生计划在四月二十日通过一次假选举，强迫津巴布韦多数黑人接受罗得西亚白人的这个希望。

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僚们已经在不怀好意地为这个诡计作详细的准备。

史密斯先生在一些有危险的错误认识的美国议员不顾安理会决定而提出的邀请下访问了美国，并且得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保守党内存心不良和不高明的人的支持。在此鼓励下，史密斯先生现在希望英美两国政府蔑视安理会的决定，单方面解除安理会于一九六八年决定的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对美国政府来说这是第二次。

安理会今天开会的理由之一，就是要呼吁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不要这么轻易受史密斯先生的骗，拒绝在它们政府内主张承认那非法政权的错误分子的压力下屈服。前线国家诚恳地希望英美两国政府会聆听这个呼吁。不论史密斯先生是否换了新衣他还是史密斯先生。一九七九年四月选举的结果是事先决定的。

另一方面，史密斯先生已经在国内做好了空前的战争准备。该领土正处于戒

严法下。他对南罗得西亚黑人所采取的镇压措施严酷到连史密斯先生有意安插在他的所谓有限多数人统治政府内作为傀儡的那些所谓内部领袖都表示反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南罗得西亚黑人正在逃命。同样在逃的还有年轻的小孩，他们决定放弃父母的爱护，因为在被包围的村庄内史密斯政权那些恶名昭彰的安全部队使他们遭到无法忍受的苦难，他们跑到邻国加入日益膨胀的津巴布韦难民行列。

史密斯先生已经残酷成性，他发展了一套很不人道的策略，他的安全部队到邻国去追踪这些无辜的难民，然后在那儿把他们杀害。这些在邻国屠杀难民的卑鄙行为是针对津巴布韦黑人的种族灭绝政策的一部分。种族灭绝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罪行，也是违反文明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所有原则和习惯的。

前线国家愿将它们对史密斯政权这种种族灭绝行为的谴责列入记录。

那非法少数政权按照它的计谋，对各邻国实行恐怖主义政策，妄图迫使它们拒绝接受津巴布韦难民的，为了执行这个策略，非法的南罗得西亚少数人政权曾经毫无理由地再三入侵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领土，侵犯了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侵略都经过精心筹划，因此是事先有预谋的。对我们这些国家进行的事先布置好的军事侵略，造成人命的损失、财产的损坏以及我们的人民无法形容的受苦。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侵略往往是针对一般平民和难民营的。

安理会今天开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从今年的二月十七日至三月一日，非法的南罗得西亚白人少数政权一再地深入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领土内部进行无故和预谋的攻击。这些攻击的大部分是以难民营为对象的。两百人无辜死亡，六百五十人受伤，这些死伤的人包括安哥拉、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的平民。

其他的前线国家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姐妹国家受到这种卑怯的攻击感到愤怒，它们对非法的南罗得西亚白人少数政权对其姐妹国家进行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要将这项谴责列入记录。安全理事会对该非法政权这种极端不人道的行为绝不应该轻轻放过。安理会应该严厉谴责这些野蛮的屠杀行为。

所有前线国家的人民都对这个非法政权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人民以及津巴布韦的黑人所造成的苦难表示同情。我们和他们一起对死者表示哀悼，并向死者遗族衷心地表示慰问。这些是南部非洲历史上极伤心极悲剧性的时刻，所有在这个地区进行战斗的英勇人民将永远记得他们。

在南部非洲急速恶化的局势中，非法的索尔兹伯里战争贩子政权一定还会有为爱好和平的无辜人民带来更多这类的苦难。我们深信我们的人民将经得起考验，而且准备付出这个最高代价，如果这是把自己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解放出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同时知道，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谋的日子不长了。

我们应该向津巴布韦人民祝贺，他们在其解放运动——爱国阵线——的领导下，为了坚决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在南罗得西亚的殖民少数白人政权，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英雄的斗争。他们已经证明他们英勇的气概，我们因此敬慕他们。前线国家保证坚决支持他们。我们将与他们站在一起，直到他们推翻残忍好杀的史密斯为止。

前线国家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这种措施的规模应该足以加强解放和反殖的力量。这是安理会所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因为解放运动这场斗争所要维护的原则，正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加入为保卫这些原则而进行的战争。津巴布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国际社会的斗争。

史密斯政权没有权利对人民实行恐怖政策。它没有权利保卫在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殖民社会不应享有的各种特权。史密斯政权既没有权利侵略邻国，也没有权利留在它那么明显地憎恨和虐待的人民的国土里。西方国家没有权利向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伙提供武器，让他屠杀南罗得西亚无辜平民，并向邻国无故进行侵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没有权利继续那无耻的不负责和欺骗的态度。

安全理事会必须保证加强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以及保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严格遵守这个制裁。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仔细地重新审查殖民政府所扮演的角

色，尤其是现在安全理事会已经知道宾汉报告的内容了。宾汉报告使一件事情很清楚：英国政府过去一直写信给安理会控诉别人，实际上自己却有意地在犯同样的罪行。

史密斯政权最近对难民营发动的一系列攻击的目的是减少津巴布韦的黑人人口。而屠杀这些无辜难民的用意在于减少假选举时反对史密斯先生的人数。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派观察员去参加这个在筹备过程中有大量人民被屠杀的选举。我们原意在这个时候重申一次，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选举的结果事先已定好的。这种选举既不可能民主，也不可能公正。将参加这种选举的人数并不重要，因为这与选举结果的关系不大。也许我们应该请麦戈文参议员和早川参议员，以及皮姆勋爵解释清楚，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的选举怎可能是民主而公正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排除爱国阵线的参加。

总而言之，前线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个决议：第一，谴责史密斯先生对各前线国的领土无故进行侵略；第二，宣布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的选举是假的，因此完全无效；第三，呼吁所有国家都不要派遣观察员参加这次选举，同时不承认这次选举产生的任何结果——关于这一点，前线国家要求美国和英国政府保证，两国政府的任何部门都不派任何观察员到南罗得西亚；第四，呼吁所有国家都向津巴布韦的解放运动——爱国阵线——提供援助；最后，采取措施保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遵守有关南罗得西亚的安理会各项决议。

主席：谢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在我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安哥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反映在驻纽约及其他地方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合作与友谊上。安哥拉人民无论在斗争方面或政治、外交方面，一向受到尼日利亚人民和领袖的支持。我愿利用这个机会悼念在帝国主义阴谋下牺牲的我们的同志，穆里塔拉·穆罕默德准将。在我们安哥拉人的心

目中，他是和我们站在一起，为我们战斗的最刚毅的朋友之一，尤其是在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期。 奥巴桑乔总统阁下继续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们为此感谢他和尼日利亚人民。

由于我们时常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抗议和呼吁，国际社会一定已经知道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在南部非洲仍然健在。 事实上不仅健在，其活动和力量还与日俱增。

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少数政权好象在比赛对南部非洲的独立黑人国家进行侵略活动。 如果不是他们留下伤亡和破坏，妇女、小孩和老人的尸体，烧焦的学校建筑、健康诊所以及毁坏了的难民营，我们很容易轻易地把这些可怕的事情当做对生活感到乏味的白人殖民者所玩的一种奇怪的、虐待狂的、殖民主义式的狩猎游戏。

也许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当大地被受害者的血染红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难道黑人不流血吗？

非法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少数人的史密斯政权在一九六五年选择与这个世界分道扬镳，可是尽管怀特霍尔的伪善呼吁、安全理事会对英国殖民地的制裁、世界舆论的动员和各种协调的行动，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兴隆。

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与西方国家连接的生命线是与经济利益和跨国公司的势力息息相关的，非法政权现在感到安全到可以进一步把它的战斗领域扩大到南部非洲的独立主权国家，包括那些远离它边界的国家在内。

非法的史密斯政权对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进行了凶残的攻击。 现在，史密斯这伙人为了替他们下月上演的闹剧作准备已经在加强这类攻击。 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史密斯政权在过去两周来一直进行着经常性的空袭。 二月二十六日，被认为属于罗得西亚的轰炸机深入安哥拉境内 180 英里进行空袭，造成 160 人死亡，500 人以上受伤。 据报告，这是九天之内，罗得西亚第五次武装侵犯邻国。

史密斯政权的战争物资从那儿来？据最近的报告——我只当作一个例子把它提

出来——美国联邦的一项调查指出，去年秋天有十一架美国制直升机在它们从以色列运往新加坡途中被非法地偷运到罗得西亚。这些直升机一定被改为军用，以对付津巴布韦黑人多数居民。

在谈到武装袭击前线国家的问题时，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外交部长范德比尔曾发表了下列声明：

“导致这些活动发生的国家必须接受一事实，就是他们将要受苦，就象第二次大战时英美空袭杀死数以万计的德国无辜平民那样。”

范德比尔引用这个比喻时的骄横态度就是典型的殖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驱使白种欧洲人在他们的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下，并且在土地、商品、原料和市场贪得无厌的剥削制的鼓励下，涌向第三世界各大洲。在大部分情况下，那些贪婪的殖民主义者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到礼遇，结果他们滥用了这种礼遇，另一种就是受到棍子、石头和长矛的反抗。我们非洲人一向欢迎和我们一起生活并成为我们当中一分子的人。我们将永远反对只会在我们自己的领土内掠夺我们的土地、利用我们的劳力和压迫我们人民的人。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无数革命烈士的血和尸体上的。这些英雄是我们现在的革命先辈。我们的革命还在继续。每一代安哥拉人都准备保卫我们辛苦得来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人运——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所有革命战士在我们的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发誓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阴谋在我国境内复活或在我国境外无论是在南部非洲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延续这些主义的企图。

如果我们不继续声援和支持那些正在为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本身实现多数人统治而奋斗着的所有真正的解放运动力量，那我们就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原则了。

在谈到具体的情况方面，我在这里代表安哥拉重新保证我们对爱国阵线的支持，该解放运动不断地为解放津巴布韦而进行斗争。

安哥拉人民为了捍卫革命的原则，或为了攻击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牺牲的每一条生命，都使我们感到尊严和自豪，知道他们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牺牲的。

我们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因此我要向爱国阵线的同志和在津巴布韦的所有革命同志说：“鼓起勇气！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如果这种支持会为我们领土带来轰炸攻击，我们将以过去几乎四百年来的对待我们敌人的态度——就是从反抗、革命以及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活动表示极大憎恨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威胁。

我们对索尔兹伯里非法法西斯政权的谴责——我们故意不提史密斯内阁里那些被错误思想引入歧途的“汤姆叔叔”——并不限于抗议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空袭，或是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的攻击。我们谴责罗得西亚的整个法西斯制度，从坐在索尔兹伯里统治的一小撮种族主义白人 to 对津巴布韦土地和多数居民进行大量剥削的制度；从奴役我们同志的歧视性法律到史密斯政权导演的滑稽戏，即妄图通过撤销某些法令但以换汤不换药的别的法令来取代的方式来掩饰其非法性。这些法令包括一九七九年的紧急时期权力法，这个法令准许未经审判即予拘留、集体逮捕、罚款和强制搬家等——这一切都只适用于黑人。

我们的谴责还要进一步扩大到史密斯在南部非洲最有价值的盟友，这个盟友在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少数人统治、剥削、与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等罪行方面是毫不逊色的。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和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集团之间的紧密勾结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不想在这儿列举两者怎样公开和隐蔽地互相照顾和相互依存。如果有人仍需要或想要证明，我们有的是证明和记录。因此，在反对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崇高斗争中失去的每一个生命和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大业而射出去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为反对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轴心强加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身上的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制度剥夺了这些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最后，我们对史密斯政权向南部非洲独立国家发动攻击所进行的谴责，我们对

于南部非洲白人飞地目前的制度和在这些飞地发号施令的种族主义政权，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勾结所进行的谴责，同样适用于培植这些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和制度但同时又以他们为生的那个庞大复杂的西方国际帝国主义机器。

我将不详述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给予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政权的经济支持。去年发表的大量事实证明，历任英国政府早就知道联合王国和背叛它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但却默许这些活动进行。这一切表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和现在或直到最近还坐在这个理事会的其他西方国家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所规定执行的强制制裁。如果没有这些联系那个种族主义政权就无法生存，那恶毒的种族主义歧视制度也就无法生存。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所以会被非洲其余国家孤立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执行那种恶毒的种族主义歧视制度。

一九七八年是种族主义史密斯政权算运气不错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使整个非洲极度愤怒和惊愕的事。美国国会有人提议撤销对罗得西亚实行经济制裁的法律，理由是构成需要实行经济制裁的条件不再存在了。我们建议美国国会内那些支持这个没有获得通过的反动动议的议员们，去问一下矿场的黑人奴工、去看一看“集中营”里的儿童、去和在宪法和制度所许可范围内施行的种族歧视的牺牲者谈谈，到底那些引起各种经济制裁的条件是不是仍然存在。

错上加错，史密斯居然获准访问美国。然后西方国家还怪我们为什么不信任它们，为什么我们自己那么喜欢和平解决却又同时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种不是“出卖”的“经过谈判的”解决办法，一种给予真正独立并且使一个反映群众的愿望和受群众支持的政府掌握权力的“和平”解决办法。

非法的史密斯政权已经在津巴布韦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方实施戒严法，以阻挡群众之间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史密斯在津巴布韦终将失败，因为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津巴布韦人民已对史密斯作了审判，认为他有罪。但是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他却暂时找到一个救命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大厅。史密斯政权和它的朋友们正在那里拼命向保守力量活动，给史密斯一个缓刑的机会。最

近的一招就是派遣一团观察员去监督。 即将于下个月在罗得西亚而不是在津巴布韦举行的所谓选举。

国际社会很清楚对罗得西亚的强制性制裁。 这个制裁包括禁止旅行。 非洲和联合国会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安全理事会一项决定遭到违犯？ 这个决定还是经过安全理事会某一个常任理事国同意的，而现在这个理事国本国的立法机构竟在考虑采取这种行动！ 美国人民和政府是否会让这件事来破坏他们在第三世界争取朋友的努力？ 国际社会是否会让法西斯主义者史密斯利用这个诡计为这次“选举”和他的“政府”戴上合法的假貌？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强烈谴责计划于下月举行的所谓选举。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不要违反对索尔兹伯里的强制性制裁，尤其不要违反禁止旅行这一项。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不要派遣任何代表团，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或是私人的。 因为任何代表团都会被这一种族主义集团利用，作为在国内和国际上使他们自己合法化的工具。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刚享受三年多一点艰苦得来的独立。 自从一九七五年以来，在阿戈什蒂纽·内图总统和我们的先锋政党——人运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把我们的资沅和精力都集中在国家重建的庞大工作，用在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机构和消灭反动特权阶级。 我们正在全国一心把技术和人力用在建设和发展教育和卫生设施、农业、工业和大众通信和运输上，用在全国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商业上。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奋斗，并取得我们应有的地位。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一再地从我们的建国事业分心，去面对新形成的帝国主义活动的威胁，罗得西亚空袭的武装侵略只不过是其中最近的一个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甚至不是仅仅几次当中的一次。 我们随时可以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国家，支持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同志们。

直到最后打垮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直到非洲再也没有新殖民主义者的活动——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军事的——直到南部非洲所有被压迫民族都获得真正独立，直到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少数人政权彻底垮台—战斗将继续下去！

主席：我谢谢安哥拉代表对我、对我国政府、我国领导人和尼日利亚人民所说的客气话。

穆图克瓦先生（赞比亚）：由尼日利亚代表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讨论伤脑筋的南罗得西亚问题，是最适当不过的了。贵国实际上除了在地理上未接壤之外，在各方面都有资格作为一个前线国家。贵国在言行上都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南部非洲的解放。主席先生，作为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你也证明了你是致力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的。这个委员会在你的英明主持下，已揪住了非洲地区压迫势力的核心——南非。

这个月继续讨论二月份的问题，赞比亚代表团保证在这个月中同你进行最充分的合作。我们相信你将以你一贯的坦率态度来处理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也要向前任主席，科威特的比沙拉大使致敬，他以勤奋不懈和无畏的态度主持了我们上个月的工作。当然，由于字母的排列顺序或者是上苍特别看好不结盟国家，自从一月份以来的安全理事会主席都是由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不结盟国家代表所担任。

首先我要赞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动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叛逆的罗得西亚侵略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罪行以及计划下个月在南罗得西亚举行的所谓选举。

安全理事会目前审议的南罗得西亚问题并不是一件例行公事。需要我们大家的严肃思考。安理会必须谨慎、坚定、努力不懈地处理这个问题。要不然就辜负了许多人民和国家对本机构和国际组织提供协助所寄予的信任。在坐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并不作此想。安全理事会讨论南罗得西亚的问题已有十多年。我们大家在现阶段都应知道的是，局势已大有改变，冲突急速上升。一九六八年安理会在第253(1968)号决议中指出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那是11年前。如果当时就是那样，今天的局势又如何去形容？

有人可能要问，到底应该再发生多少的破坏，国际社会才会采取明确的措施呢？有些人也许认为目前的战争局势是一个区域的或有限的冲突。他是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论，今天的地方战争可能很容易地升级成为一场全球大战。所有的迹象都

显示南部非洲的局势具有迅速激化为一切大灾难的危险。

赞比亚正是在这些深思熟虑的理由下，同其他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持续侵略的受害者一起，继续不断地让国际社会知道这个地区事态的严重发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其他人怜悯我们。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提请安理会注意南部非洲的悲剧，因为如果目前那儿的局势还不能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就不知道究竟什么会构成威胁了。

罗得西亚反叛政权一再对前线国家进行武装攻击，显示出冲突的激化。这种冲突已由边界地带的袭击进展到全面深入的武装侵略，在这些行动中，罗得西亚部队已与日俱增地采用空军轰炸方式。就此而言，我要提出几个罗得西亚反叛政权自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安理会上次开会讨论赞比亚的控诉以来对赞比亚进行侵略行动的事例。

安理会可以回顾，去年三月在罗得西亚攻击之后赞比亚向安理会提出了控诉。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那个反叛政权的军队对卢旺瓜河区的卡武拉曼贾地区进行了陆空袭击，杀死了五个士兵，杀伤了二十个老百姓。那是反叛政权的军队对卢旺瓜进行的第二次攻击，因为在一九七七年九月，这些军队曾用凝固汽油弹轰炸了这个地区。该政权对赞比亚进行的这场无故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仅仅是在索尔兹伯里炮制出所谓内部解决的三天之后进行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清晨时分，嗜杀成性的罗得西亚反叛政权的军队又对坐落于卢萨卡北部 20 公里的为津巴布韦儿童及伤残难民而设的希孔比难民中心进行另一次预谋的空袭。杀死 226 人，杀伤了 629 人。同一天罗得西亚部队并袭击了姆库希女童训练所，杀死了 100 人，92 人失踪，90 人受伤。卢萨卡东边姆博罗的另一个难民中心，也遭轰炸。

在这些袭击中，赞比亚损失了 36 个国民，包括 4 名选务官员和 31 名进行扫荡行动的赞比亚国防部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在卢萨卡以西只有四公里之处发生的五分钟空袭事件，六个难民死亡，几个人受伤。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罗得西亚战斗轰炸机攻击赞比亚南部省分利文斯通地区的纳太贝和辛达两个难民营，伤了两人。如果当时难民是在安置区，则死伤人数会更大。

就在上星期五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史密斯集团又派部队进攻卢萨卡西边的纳姆蓬德韦难民营。罗得西亚喷射机扫射并投了20多个炸弹到一个退休的赞比亚公务员卡图恩都·阿穆库沙那先生的农庄上，杀死了他两个女儿及四个其他妇女。叛军过去的攻击只是轰炸难民中心，借口说这些难民中心是自由斗士的营区，现在他们甚至轰炸赞比亚老百姓的住宅。一共杀死了18人——其中6个是赞比亚人，杀伤了122人——其中8个是赞比亚人。其他受伤的人是难民，无辜的津巴布韦妇孺，他们两个半星期前从博茨瓦纳来到我们国家避难。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空袭之外，罗得西亚反叛政权的军队还继续不断地进行越界袭击，埋地雷，侵犯我们领空等战争行为，这还不包括在赞比亚境内进行的一系列颠覆活动。去年年底，18个涉嫌为罗得西亚反叛政权作间谍的外国人在赞比亚被捕。此外，赞比亚南部马扎布卡地区的一个当地白人农夫萨瑟兰先生被发现在他的农庄里藏有大量武器，以供罗得西亚军队使用。

安理会知道，罗得西亚反叛政权继续不断地攻击前线国家，除了横向扩大冲突之外，这个问题还有纵向的一面。这可从他们使用的武器型式来证明。专家们已指出，罗得西亚反叛政权的军队已使用杀伤力极强的燃烧武器和化学武器来对付罗得西亚境内和前线国家的老百姓。更令人惊奇的是罗得西亚部队已在使用长程喷射轰炸机来进行致命的摧毁行动。以下是以伦敦为根据地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其《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军事平衡》中报导罗得西亚反叛政权的空军的组成情况：

“一共有84架战斗机；除了阿路厄特二型和三型直升机之外，还包括堪培拉

B-2和T-4型，猎人FGA-9型，及吸血鬼FB-9型，宪兵T-52型，塞斯纳337型，C-47巴伦55型和岛屿人战斗机队。”

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有权知道这些武器是罗得西亚反叛政权从哪得来的，如何得到的，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没有能力制造他们自己的高级武器或飞机。大量证据显示罗得西亚人正使用漆上罗得西亚标志的南非飞机。但即使是替罗得西亚撑腰的南非人也没有能力生产高级的武器。当然人们知道，和西方宣传家的说法正好相反，南非能够生产简单的武器。

人们知道为什么罗得西亚反叛政权的军队继续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引发一场国际战争，但这是自寻死路。他们短期的目标是要削弱津巴布韦的解放运动及其后方基地，亦即前线国家。这些侵略者也声言他们攻打前线国家是因为我们庇护了自由斗士。但难民绝不是自由斗士。

津巴布韦斗士是在被占领的罗得西亚境内行动。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火力从赞比亚或莫桑比克轰击索尔兹伯里附近的目标。史密斯和他的爪牙必须行止用赞比亚作为他们自己制造和想象出来的问题的代罪羔羊。索尔兹伯里集团攻击难民中心或赞比亚的任何地区，实际上都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有预谋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这是一种罪恶的行为。

罗得西亚人胡作非为的侵略行动已屠杀残害了赞比亚境内数以百计的津巴布韦人和赞比亚人。为此理由，我除了形容伊恩·史密斯和他的“黑傀儡”是一群逃脱出来的杀人不眨眼的嗜血恶魔之外，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他们是国际罪犯，他们应当为发动对人类的战争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我要谈到罗得西亚境内严重恶化的局势。当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大约一年前——在索尔兹伯里炮制了所谓内部解决时，赞比亚就昭告世界，所谓解决是不会成功的。事实上，内部解决什么也没解决。如果有，也只是把津巴布韦局势变得更糟。现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局势充满了恶兆，对那些住在罗得西亚境内和靠近其边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内部解决无法终止战争，也不能终止罗得西亚的战争局势，因为基本的目标尚未实现。把白墙涂黑的行为并没有改变砖头的颜色。今天的罗得西亚就和它片面宣布独立以来一样，仍然是在少数种族主义者的牢固统治之下。被种族主义统治者收买的非洲人可悲地未能改变种族主义的基础结构。权力仍然操在种族主义白人手里。

史密斯企图用他收买的非洲人来为他的非法政权争取国际承认，但是一切都落空了。今天的罗得西亚仍然被国际社会排拒在外。在达到真正的多数统治以前，让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吧。

赞比亚政府一再声明史密斯耍的花招是毫无意义的。内部解决只是史密斯非法政权苟延残喘的一个诡计，因为现在它已被爱国阵线的部队和国际舆论逼到了绝境。

与此同时，罗得西亚开始了军事化。史密斯实质上是受彼得·沃尔斯将军及其军事机器控制的。如果史密斯在决策方面不对沃尔斯唯命是从，我们怎能期望一个非洲傀儡总理能够控制罗得西亚军队？那简直不能想象。

此外，为了进一步混淆局势，索尔兹伯里政权正猖狂地支助和煽动所谓的执行理事会增加他们的私人军队。这种私人军队只不过是非洲人之间在内部解决过程中用来疯狂争夺虚假权力的一支经过训练的谋杀队。此外，这些军队是史密斯在罗得西亚酝酿一次内战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样的内战，只有白人种族主义者会蒙其利。

在所有这种不成熟的政治活动继续进行的同时，津巴布韦人民却遭受愈来愈深的压迫甚至遭受灭绝种族的屠杀。一点也不奇怪，非洲人被赶入美其名为“保护的村庄”的集中营里去。在今日的罗得西亚，黑人或白人的人身安全已不再受到保障。戒严法实际上已在全国实行。这显示整个罗得西亚是一个战争地区。爱国阵线的部队现在能够打击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内部的目标。甚至西方报刊也承认这些事实。

由于津巴布韦战斗部队的决心与猛烈打击，游击战争现在已在乡村和城市到处涌现，这表示整个国家已处于战争的火海中。即使史密斯企图拿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作代罪羔羊，现实的情况却是，战斗是发生在罗得西亚境内。

爱国阵线部队仍然每时每刻都在取得胜利。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赞比亚完全支持他们。如果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遵守联合国决议，那末他们会觉得有义务按照一九六〇年第1514(XV)号决议支持这些为争取自决而斗争的人民。

罗得西亚局势恶化之快是出乎大多数观察员意料之外的。种族主义反叛政权的覆灭是不可挽救的。假选举是无法挽救这个局势的。实际上如果还假装说，真正自由的选举能在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举行，那是说不通的。实际上不可能那样作。我们了解，到时将会使用一种伪装的比例代表制。在逻辑上那是说，即使18岁以上有资格投票的四百万非洲人中，只有1000人实际上投了票，那末所谓内部政党也能就此分赃。有人建议另一个办法是用枪把选民押到投票站去——当然是为了‘保护’。

赞比亚并不反对选举。就在三个月前，我国才举行过一次竞争激烈的大选。我们对于民主的制度与真正的选举具有信心。我们反对罗得西亚炮制的选举是因为，第一，由于其目前的战争情况，这些选举不是自由的；第二，它们的目的是不是要带给那个国家真正的独立与多数统治，而是要巩固种族主义和少数统治；第三，它们是在一个非法政权的付产品的主持下安排的，因此也被认为是非法的。

所以赞比亚呼吁这个庄严机构宣布这些所谓的选举是无效的并且不承认由此产生的任何机构。

我们最近，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声音。有人建议派遣访问团去监察非法政权将在索尔兹伯里举行的所谓选举，以决定这些选举是否公平自由。有人告诉我们，派去监察这些假选举的会是普通公民，没有经过他们政府的授意。我们已领教过所谓他们的政府根据法律不能阻止他们的公民去进行这种活动之类的论调。

虽然我们不知道世界各国政府的不同制度以及它们和私人机构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方，然而我们不相信私人机构或个人能够任意去作一些会使他们国家名誉蒙羞的事。历史已显示任何国家的机构都有义务谨慎遵守政府的政策，西方也不例外。例如，一九六二年古巴共和国人民遭受美国的禁运时，没有任何美国公司或人民到那个国家去。因此提出这种论调是很虚伪的。

此外，伊恩·史密斯访问美国时，全世界都知悉他是受美国参议院一些非常保守的议员的邀请而来。史密斯来到该国后，结果却会见了包括美国国务卿在内的一些非常高级的官员——显然是要使史密斯相信必须参加一个各方参与的会议。究竟这是出于违约或有意安排，我们无从判断。我国代表团会呼吁这些政府保证，为了正义的利益，它们的国民或组织不要去罗得西亚。

这是因为订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举行的整个选举手法都是非法的，最起码，我们不知道令人尊敬的西方立法人士怎会中这个计。相信解放宣言和大宪章的人怎么可能去支持任何地方同选举开玩笑的一种举动。

一九七七年，这个庄严的机构审议了关于南罗问题的英美建议，并通过第415(1977)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它指派普雷姆·钱德将军协同已被指定的驻地专员卡弗爵士，在罗得西亚过渡到多数统治的时期，一起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可敬的先生情况怎样？现在对于将在罗得西亚举行的假选举所显示的兴趣是否可以说是意味着要放弃英—美计划？我国代表团相信，原先拟议的英—美计划构成了就罗得西亚问题进行谈判的公平基础，但现在却清楚地显示那个计划的发起人已缺乏政治意志。此外，让伊恩·史密斯积极参与以及让他以某种方式继续参与化解罗得西亚危机的解决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国代表团相信，任何解决罗得西亚危机的尝试，如果不明确地以排除和赶走史密斯作为基础都没有成功的机会。

关心此事的那些人最好还是继续去沟通罗得西亚冲突各方的歧异，而不是不当地抬高那些意图使津巴布韦黑人群众继续受苦的花招的身价。

现在已是西方国家对罗得西亚问题充分履行其职责的时候了。就我们所知，

英国仍然是罗得西亚的管理国。它的责任使这个殖民地非殖化。赞比亚知道西方不是没有力量。如果它们有必要的政治意志的话它们是可以对付史密斯的。他们的行动是有意的。我们将继续要它们对罗得西亚境内的悲剧以及它们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为负责。

联合国和各别国家有很多方法来协助改善这个局势。本组织成员国应保证不让石油流到那些叛徒那儿去供应他们的军队。在英国宾厄姆报告发表必须有积极的后继行动，以堵住所有的漏洞。

安理会制裁委员会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决定性行动可使人类免遭战祸的时刻，任何人都不应对向罗得西亚供应武器以及从事所有其他意图违背制裁的活动犹疑不决了。

主席：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德米纳先生（加蓬）：主席先生，在此向你发言并向你致以热忱的祝贺，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高兴。我们很高兴借此机会再次回顾尼日利亚和加蓬之间兄弟般的关系，密切的友谊以及在所有各级上不断发展的合作。由一位杰出的非洲外交官，莱斯利·哈里曼大使担任安理会主席，使所有非洲人民真心地感到满意，并鼓舞了我们，使我们相信今年会成功地进行具有建设性的谈判，以加强联合国对解放南部非洲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主席先生，我祝你在执行此重要任务期间一切顺利，我要向你保证，加蓬代表团将提供充分的合作。

在审议安理会的议程项目以前，请允许我代表加蓬代表团对前任主席科威特的比沙拉大使上个月主持的安理会工作，以及在整个月里他就调解安理会各成员国对东南亚问题的看法方面所作努力，表示赞赏和满意。虽然那个问题尚未解决，但是他为了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而提出的倡议和建议，证实了他是优秀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我们都知道，目前世界正朝着民族自由、自决和独立的方向迈进，这是不可逆转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在罗得西亚受到了干扰，在那儿大约20万名的白种少数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利益，而决定从殖民国家那儿夺得权力，强迫六百万黑种大多数人遵守它的法律。由于既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加上盲目、顽固的白种人移民无视于当今的发展情况，逆历史潮流而行，使得那些黑种人无法参与他们国家的活动。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容忍这个狂妄的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一个被大家谴责的政权，一个不顾各解放运动和本国际组织为津巴布韦黑人所作的各种努力，并继续蔑视一切善意表示的政权呢？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容忍继续侵犯本组织自由、独立的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小撮白种人呢？我指的是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

为什么我们不应谴责那一小撮白种人及其走狗的一切侵犯行动和阴谋，以及他们旨在延长少数人的统治，蒙蔽世界公众舆论和阻止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所谓的选举呢？

当伊恩·史密斯在臭名昭彰的沃斯特政权支持下，表现极为狂傲，使得管理国的一切努力都注定失败的时候，我们还能向非暴力的信徒们建议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呢？

《卢萨卡宣言》声称：

“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以社会平等的一分子，参与本国政府的事务。”（A/7754，第2页）

而伊恩·史密斯却继续以各种卑鄙的理由，拒绝让津巴布韦人民享有这种权利。国际社会不应接受伊恩·史密斯图谋举办的骗人选举，那个选举只不过是要使他的非法政权合法化而已。

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事实和数字描绘出南部非洲的全面情况。安全理事会已不是第一回开会审议联合国会员国因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少数政权采取残酷、可耻的侵略行动，侵犯它们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提出的控诉。这两个政权侵犯独立的邻国的行径，以及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变本加厉地采取暴力、压迫和恐怖的手段，是安理会成员国和全体国际社会所熟知的。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和道德的行动进一步突出了一个事实，即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余毒是导致经常局势紧张以及侵略和冲突的来沓，它严重地危害到非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而同时，这也显示出了各种族主义政权本身的绝望处境，它们面对着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而南部非洲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正与日俱增。这些野蛮的行动是它们妄图制止该区域内民族解放斗争并减少非洲国家对津巴布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正当支持和援助的阴谋的一部分。

自由和独立的非洲，基于它对平等和人格尊严的坚定信念，一向是反对这种不人道的行径的。基于同样信念而且因为他们忠于各项普遍原则，非洲领袖们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的各民族解放运动。就如《卢萨卡宣言》所说的：

“人类平等的原则以及一切由它产生的事项如果不是普遍的，那就等于不存在”。（A/7754，第6段）

今天，非洲人民在他们领袖的领导下，向各大国的一切恶行展开了战斗。他们深信，充满勇气和斗志，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南部非洲人民将会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不屈不挠地斗争，不断地揭发种族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谋诡计，直到最后胜利为止。

就是为了这些理由，加蓬代表团要向继续与背叛了非洲事业的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维持经济、军事和其他关系而因此削弱了联合国所作的努力的某些联合国会员国正式提出呼吁。

我国代表团基于同样这些理由，以及考虑到前线国家最近被入侵的事件和今年四月津巴布韦所谓的选举，要求：第一，无条件地谴责南部非洲一小撮白种人的种族主义非法政权最近发动的侵略，第二，认为今年四月的选举的结果是无效的。

主席： 谢谢加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对你接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要向你祝贺。你不但是一个与我国有十分密切和友好关系的伟大非洲国家的代表，你还是位非常有才干的外交家。以你这些资格和以你的知识与经验，我们确信，对于主持本月的工作你必能胜任愉快。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科威特的比沙拉先生致意，对他上个月在面临特别困难的任务的情形下，极其杰出地执行了主席的职责，表示非常赞赏。

现阶段我只很简略地谈一谈，因为我们保留权利，在较后的时间再就今天我们审议的实质问题表示意见。在这个辩论开始时我之所以发言，是因为这是自我国当选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以来，我们首次审议南部非洲的问题，而南部非洲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区域。除了它的严重性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外，还有更直接的原因使我们关切这个问题：我们哀悼罗得西亚武装部队在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境内发动的凶恶攻击的牺牲者，我们愿向那些牺牲者致敬。我们要向那些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表示，我们与他们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我们充满义忿地与其他国家一起，谴责索尔兹伯里政权公然侵略的行为。南部非洲的斗争最近变得越来越残酷，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作为安理会的成员国，我们有责任结束这种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情势。

由于这个理由，我们要强烈表示我们反对那些罪行。战争升级对整个南部非洲带来的危险以及这种情况对该区域造成的暗淡前景都使安理会有理由立即谴责那些行动。

我因此愿意再次重申我国政府和人民与过去几天内受到严重伤害的前线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是友好的，是团结一致的，我们要告诉它们，我深刻地感觉到它们的痛苦和它们的忿怒。

主席：谢谢葡萄牙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到议席就坐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致以最热忱的祝贺。我深信，以你为大家所公认的才能和外交经验，你将能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现在开始的讨论。古巴与尼日利亚历来有极好的友谊关系，它对于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能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崇高的论坛上主持会议，感到高兴。

一个月前，不结盟运动协调局在我们的姐妹国，莫桑比克美丽和英雄的首都—马普托举行了部长级会议。该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审议南部非洲的情况和重申不结盟运动与正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向种族主义压迫者进行斗争、争取真正的独立的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战斗团结，重申它与作为它们安全后盾和主要支持者的前线国家之间的战斗团结。

现在可以引述该重要会议最后公报中的几段。

该文件指出：

“在南部非洲这个区域，帝国主义利用它的最后据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以最凶狠的形式来侵略、压迫和剥削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其目的是保护它在该区域内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各种利益。它正在对邻近的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和其他行动，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为了主要垄断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帝国主义正不断加强它对南部非洲的人民和财富的尽情剥削。结果，南部非洲种族主义非法少数政权保证帝国主义在该区域内取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而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则通过财政、技术、物质和政治途径，加强了这些政权的地位，增加了它们的侵略能力。

“协调局认为，帝国主义向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提供的军事和技术援助以及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乃是它们能够继续它们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唯一因素，协调局并认为它们的侵略行动蓄意地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和它所代表的一切。

“针对这种情况，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正在进行斗争，以便获得自决、完全彻底的独立、进步与和平，以及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等不可剥夺的权利。

“协调局满意地注意到，斗争的势头越来越大，因为该区域内力量对比的改变是有利于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协调局认为造成改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人民经过长期艰难的民族解放武装斗争后，在军事上，击败了葡萄牙帝国主义。葡萄牙的失败鼓舞了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使他们对于在战场上击败强大的殖民主义军队，重新获得了信心。而且，由于葡萄牙的失败，帝国主义失去了一些它们的战略基地。由于人民充满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新的战略来阻挡斗争的潮流，以维持它们在该区域内的利益。”

公报继续说：

“有助于这项改变的另一个基本因素是安哥拉人民在抵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它的公开攻击方面取得了胜利。安哥拉人民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的力量，鼓舞了该区域内人民加强他们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最后据点的攻击。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获得了胜利，达成了民族独立，各自建立了政府和建立了由它们自由选择的政治制度，这就更加巩固了南部非洲国家的独立，并扩大了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后方。”

马普托最后公报内所提出的下列论点支持了上面对南部非洲目前局势所作的精确分析：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是坚决反对该区域的真正独立的，因为它们认为，这对于它们在非洲次大陆上继续任意进行经济掠夺和维持军事控制的阴谋是一种直接威胁。因此它们暗中破坏正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开展的，并且在南非也日益壮大的，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以期从那些国家人民手中夺走他们必定取得的胜利。”

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对前线国家进行军事侵略。继若干时日以前开始对赞比亚和莫桑比克进行的罪恶入侵之后，它现在又侵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边界以内两千公里。今年二月二十六日，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的军机在安哥拉境内大约三百公里的卢祖附近轰炸了津巴布韦难民营，造成大批死亡，将近有五百人受伤。二月十七日据推测属于伊恩·史密斯的轰炸机攻击了赞比亚的利文斯顿市附近的另一个难民营；几天之后，即在二月二十三日，种族主义者进一步使他们的侵略升级，攻击了离卢萨卡本身大约四十公里的地方。二月十九日，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宣布，它的飞机轰炸了莫桑比克的希莫约。

过去两年中，索尔兹伯里罪恶分子承认它们对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境内的津巴布韦难民营进行了大约二十次主要攻击。据说，仅仅其中一次，即一九七八年十月里的那一次，大约就有1,500名难民和津巴布韦战士在卢萨卡附近被屠杀。今天，报纸告诉我们，罗得西亚空军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领土内260公里左右的一个营地，发动了不到两周内的第五次攻击。在索尔兹伯里的美联社记者告诉我们，这是

“……自从由乔舒亚·恩科莫领导的另一个游击队于二月十二日打下了一架罗得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杀死了五十九名乘客以来，罗得西亚向莫桑比克境内基地发动的第二次攻击……这些空袭”——

该记者指出——

“相信是企图防止四月二十日的罗得西亚选举受到有计划的破坏，而不是因为飞机被击落而进行的报复。”

新闻界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发言人对过去几年来他们的盟友和宠儿伊恩·史密斯在罗得西亚内外，所犯下的和现在仍在犯的罪行，一直无动于衷，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当非洲的男女老少连生命都难以保全的时候，这些人却连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但我们注意到，在白人压迫者被杀害时，他们却急不及待地表示出他们的

“厌恶”。对于前者，新闻媒介就直接了当地说游击战士或“黑人极端分子”被杀；但对于后者，他们却用尽各种骂人的话来谴责杀害“无辜白种平民”的事情。帝国主义的文化是残酷的、种族主义的和暴虐的。一九七六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训练的情报员放置了一枚炸弹，在巴巴多斯上空，谋杀了一架古巴飞机上的七十三名平民乘客和机员，对于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听到一句关切和谴责的话。这清楚地，真正地显示出了那些“西方文明”卫道者无耻而虚伪的面目。

当一九六五年罗得西亚白人少数种族主义者背叛了英国关于给予该殖民地独立并把权力交给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决定，而强行采取了第一个“内部解决办法”的时候，英国政府在历史上首次拒绝对一个反叛了它的殖民地进行军事干涉，并且——套用萨莫拉·马谢尔总统的话——“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搞了一场外交大闹剧。”

当决定对史密斯非法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国际社会保证要落实这个政策。然而帝国主义根本没想到要孤立该政权。就在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准备采取行动，孤立该种族主义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却与殖民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研究如何化解和抵消制裁的后果。

莫桑比克的革命领袖和国家首脑说：

“事实上，国际资本主义从未与史密斯断绝过经济关系。”

近几年的变化显示出，帝国主义虽然口头上说要以和平与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津巴布韦实现独立和多数人统治的问题，但其实它们的计划却是要巩固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非法政权。每当团结在爱国阵线之下的人民部队的军事行动使帝国主义所扶持的政权无法维持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出新的点子，提出新的、“可靠的”解决办法——这次是一个连史密斯本人都支持的办法。不结盟国家在马普托会议上说的十分贴切：

“每当雨季来临时，帝国主义各种和平解决的计划就开始发芽了。”

今天，就如以往一样，帝国主义仍在坚持一项战略，一项特别是自一九七四年以来就使用的战略。今天，就如以往一样，帝国主义的基本用心在于分化那些支持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解放的国家，以期彻底铲除民族解放运动。

在国际一级上，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加深前线国家间的矛盾，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内制造混乱，以便消除非洲解放事业上这个重要的工具。它们还企图分化民族解放运动，使解放斗争看来象是解放运动各派系间的一场内战，用此来混淆国际社会，瓦解它的支持。用这种方法，它们试图创造条件，使它们能在联合国内可以提出制止制裁史密斯的建议。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正准备对南部非洲进行大规模干涉。首先，因为它不愿失去该区域的既得经济和战略资源。所谓的开普海道和该区域内的大量矿藏对于帝国主义维持霸权来说是绝不可少的，其次，由于维持津巴布韦的种族主义政权，对于保证南非政权这个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的据点的内部安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只要罗得西亚没有具有充分声望的新殖民主义领袖，帝国主义者就会觉得它们不得不维持名誉扫地的伊恩·史密斯，让他继续当权。当然，它们没有把人民的胜利计算在内，它们正在尽一切力量，防止这件事发生。它们的一切企图——所谓和平解决计划——都在致力于保护和维持目前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享有特权的社会结构。帝国主义事实上是要防止促使津巴布韦步向真正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导致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这一点，并且只是这一点就是它们在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耍弄的一切花招的关键所在。而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在这个论坛和其他国际论坛上谴责它们；但今天我们必须特别着重地再次予以谴责。

雅克斯·普列维尔特会这样说，“我们看到，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个微妙的金钱问题”。不结盟国家在马普托一致宣布，要打破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恶性循环，就必须依赖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领导的武装解放斗争。正是这种斗争，逐渐减低了敌人的各种阴谋的效力，揭露了他们的傀儡，使这些傀儡丧失信誉。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还认识到，爱国阵线的武装解放斗争取得的进展已经使英美建议过了时，使它失去了意义，目前爱国阵线在国际社会采取制裁办法的支持下所进行的斗争是消除殖民主义的一个因素。因此，协调局呼吁所有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呼吁全世界致力于和平、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增加它们对津巴布韦人民解放斗争的政治、外交、军事和财政援助，并因此对该领土的独立和建立合理和永久的和平作出贡献。

古巴一向坚决支持南部非洲各解放运动，它认为，国际社会现在应该给予津巴布韦爱国人士以坚决的道义、政治、财政和物质支持，加速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非法政权无法避免的败亡。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合法斗争；它必须再度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以及那些支持并鼓励它的国家，它必须加强现有的制裁措施；总之，它应该明确地支持南部非洲各解放运动和各前线国家，它们英勇地、坚决地拒绝了索尔兹伯里罪恶分子的侵略行径，它们没有动摇保卫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爱国人士以及与他们团结一致的立场。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和他们那些出卖自己灵魂的“汤姆叔叔”——即西索尔·奇劳和莫佐雷瓦等叛徒——为了在世界上制造混乱而计划于四月十二日炮制一次伪选举，那些准备派遣观察员的国家完全知道这是一场闹剧。更严重的是，它们知道这种可耻的做法是背叛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津巴布韦人民的正当利益的，并且知道这是公然企图阻止津巴布韦人民实现充分和真正的独立的行动，并且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423(1978)号决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中属于不结盟国家的成员国将要提出的决议草案必须以各外交部长在协调局于马普托举行的特别会议中一致通过的各项建议为指导，因为那些建议忠实地反映了津巴布韦人民真正的利益。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午六时五十五分散会